

先秦—清末

《中國野史集成》編委會
四川大學圖書館 編

中國野史集成

錢謙題



巴蜀書社

《中國野史集成》編委會
四川大學圖書館 編

	中
集	國
成	野
50	史

先秦—清末

巴蜀書社

目錄 (第五十冊)

庸閒齋筆記	一
陽秋賸筆	八七
啁啾漫記	八九
圓明園總管世家	一〇〇
春冰室野乘	一〇五
悔逸齋筆乘	二〇八
滿清興亡史	二二七
都門識小錄	二六三
九朝新語・十朝新語外編	二八一
國聞備乘	四三二
十葉野聞	五〇三
滿清外史	五七八
所聞錄	五九八
變異錄	六一四
異辭錄	六二二
清宮瑣聞	七四五
名人軼事	七四九

檣杌近志	七八二
外交小史	七九九
秦鬟樓談錄	八〇八
小奢摩館脞錄	八一三
清代之竹頭木屑	八一七
清稗瑣綴	八三五
述庵秘錄	八四一
貪官污吏傳	八四七
奴才小史	八五三

庸閒齋筆記

序

同治壬申之秋解組歸來僑寓武林兵燹之後休養生聚又十年矣老成凋謝昔日知交存不十一族中耆長尤爲零落即與余伯仲行者亦復寥寥歲月不居無怪吾衰之甚也端居多暇嘗舉吾宗舊事與兒輩言之恐其遺忘筆之簡牘俾免數典忘祖之誚殘冬未盡條已成帙今年因公事滯跡吳門半載日長務閒追念平生舊聞及身所經歷目睹事有所記憶輒披雜書之紛綸叢脞離詠諸鄙事無所不登而國典朝章莊言至論異聞軼事軍情夷務及展卷所得者聞亦存焉隱惡揚善事微諸實不敢爲荒唐煇謬之譚如碧雲駁錄綴錄之誣誣名賢庶幾歐陽文忠歸田錄所言以唐李肇爲法而少異者不記人之過惡君子之用心當如是也合之前編共爲八卷約十萬言名

庸閒齋筆記

序

之曰庸閒齋筆記聊以自娛亦可供友朋抵掌劇談之一助云爾同治十有二年歲在昭陽作鹽斗指酉庸閒老人漫識于行葦堂時年六十有二

序

昔春秋於隱桓開書家父凡伯仍叔之予蓋皆大雅舊人見故家遺俗猶存也孟子亦稱故國不在喬木而在世臣三代以下如晉之王謝唐之崔盧皆以衣冠舊族爲時所重求之我

朝若海甯陳氏其亦所謂名宗望姓鼎族高門者乎余於陳氏識予莊太守蓋吾舅氏姚平泉先生之高足弟子也出方雅之族兼文學政事之才同治初受知於左季高相國疏薦於

朝雖仕吳中曾文正公及李少荃相國皆器重之歷宰大縣所至有聲論者至比之陸清獻近年歸老於家泉石優游居多暇日乃娛情翰墨著庸閒齋筆記一書首述家門盛蹟先世軼事次及游宦見聞下逮詠諧游戲之類斐然可觀昔宋范公偁爲仲淹元孫所撰過庭錄多述祖德間及詩文雜事此書殆其流庸閒齋筆記

序

亞乎余勸付割闕以廣其傳讀是書者當歎王氏青箱具有家學蓋談瑣語亦見典型固與寒門素族殊也同治十有三年太歲在甲戌陽月德清俞樾

庸閒齋筆記卷一

海昌 陳其元 子莊

余家系出渤海高氏宋時以勛戚隨高宗南渡籍臨安始祖東園公諱諒者明初居仁和之黃山遊學至海甯困甚偶憩趙家橋上忽墜於水陳公明遇設豆腐肆於橋側晝寢夢青龍蟠橋下驚起見一男子方入水急援之詢知世族乃留之家公老無子止一女因以女女之而以爲子焉東園公一傳爲月軒公諱榮承外祖姓爲陳氏而世其腐業業腐者起必以戊夜一日者於門隙見雙燈野外來潛出窺之則一儒衣冠者一道士也道士指公室旁一地曰此穴最吉葬之子孫位極人臣有一石八斗芝麻官數儒冠者曰以何爲驗曰以雞卵二枚坎其中明日此時雞子出矣乃於懷中取卵埋之而去次日公起磨腐忽憶庸閒齋筆記

卷一

前事往探其處則闕然二雞雖也正駭異聞又見雙燈遙遙至雖已出壳不能埋急於室中取卵易之而屏息以伺二人者至擗之則仍卵也儒冠者咎其言不贊道士遲疑良久曰或氣運尚未至耶遂去不復返居久之公乃奉東園公骨甕葬其中二世之後遂有登科者至今已三百年舉貢進士至二百數十人位宰相者三人官尚書侍郎巡撫布政使者十一人科第已十三世矣初葬時植檀樹一株於墓上堪輿家稱爲海甯陳氏檀樹墳

聖祖仁皇帝南巡時聞其異曾駐蹕觀焉

十世祖風山公諱中漸月軒公曾孫也爲諸生以春秋名其家性落拓喜周人之急所貸子常折券不責償市有持贖銀行哭甚哀公聞知爲里僮所欺即自探懷中銀如數予之有丁氏語

產既收價徒矣復據之公憐其貧爲更授價及割他產予之如此者三歲早出穀三百斛賑饑者帥一鄉之人禱雨雨亦獨徧一鄉鄉人語曰天道不偶視陳與其爲德類如此公歿後邑人請祠之鄉賢入祀之明甘而芝生於祠之左楹明日又生三日又生其數七至九其廣六七寸至三四寸其色紫其狀若牡丹其香縹緲若都梁雞舌然邑人觀之無不歎爲奇瑞乃署其樓曰紫芝吳人王穉登爲之記公二子長與郊以進士官至太常寺少卿次即余九世祖與相以進士官至貴州布政使孫祖苞官蘄遼巡撫曾孫之選官少保宏文院大學士是紫芝之祥也少保素庵相國未第時以喪偶故薄遊蘇臺遇驟雨入於坊園中避之凭欄觀魚久而假寐園主徐翁夜夢一龍臥欄上見之驚與夢合詢知爲中丞之子且孝廉也遂以女字之所謂湘蘋

庸閒齋筆記

卷一

二

夫人是也夫人工詩詞精繪事嘗以從宦不獲供奉吳太夫人甘旨手畫大士像五千四十有八幅以祈姑壽世爭寶貴聖祖曾取入內廷寵以

御題尤爲闕閣中榮事東園公暨公皆以外舅夢龍得偶一則貴於子孫一則貴於其身龍亦靈怪矣哉六世從祖文簡公生而岐嶷三四歲時每於睡夢中一聞梵唄聲必驚起合掌跣坐母夫人知其有自來也撫之曰兒既生我家當從事聖賢之學此非氏之教不足循也公聳聽已即臥從此間經唄聲不復作矣比長博極羣書以貢入成均旋中京兆試文名藉甚上達宸聰已未科會試適婦翁長洲朱文恪公充總裁官公以嫌不與試是日

聖祖臨朝謂廷臣曰今科朱德宜主試鑒衡精當陳元龍必中

式矣羣臣以朱係陳婦翁迴避不能赴試對上曰翁婿何迴避之有可趣令入試時日已亭午閣中將放飯矣忽傳鼓啓門奉旨特送舉人陳元龍一名進場是科公仍未獲售乙丑科會試中式總裁以十卷進呈公卷列第十

上拔置第二

殿試

上復親擢爲一甲二人賜進士及第非常

曠典爲從古所未有也

文簡公既入翰林

聖眷優渥屢從屬車豹尾卷阿矢音之作一時稱盛會都御史郭秀勛高文恪公士奇指公爲交結有叔姪之稱得旨一并休致公奏辨謂臣宗本出自高譜牒炳然若果臣交結士奇何以

庸閒齋筆記

卷一

三

士奇反稱臣爲叔事遂得白再擢掌院學士吏部侍郎巡撫廣西人皆賀之朱夫人獨愀然不悅者累日曰一門羣從咸列清華我夫子乃出爲粗官令我慙顏於姊妹矣事載全太史祖望文集中所撰廣陵相公傷逝記時弟兄叔姪中清恪公爲春卿文和公爲冬卿丙齋公爲司寇宛廬公亦庶宗伯夫人之姊妹夫太倉王相國拔方掌鈞輔海甯順侍郎合肥李宮詹長洲穆宮贊同在朝列故夫人云然不數年亦入總西臺

宗即位授公宰輔之任矣

清恪公諱誥精堪輿之術撫貴州日猗猗屢竊發爲患公周鑒其城郭曰陰陽向背均失其宜禍害所由來也遂奏請築而更之既成曰從此百年可無兵燹至道光末年賊始蠢動距築城時已百五十年矣公嘗於海甯相得一地以重值購之而不用

暮年官禮卿在京邸次子卒於籍家人求葬地查夫人以所購地與之公聞之怒遽請告歸而諸宗戚迎之公不還家先詣宗祠於祖父無爲公神主下取一函示宗戚啓之則內書一行曰某年月日時改葬無爲公於某處即所葬次子之地也公愀然曰余半生涉歷乃得此地之吉與檀樹墳等不敢自私而留以葬吾祖思與伯叔弟兄共之今乃以葬吾子負初意矣然年月日時皆未至恐不能善則又詣葬處視之頓足曰葬師無識偏左丈許壞此佳城可爲惋惜因指其旁一大樹令掘之掘下三尺得石匣中有書曰某年月日時葬無爲公於此公因歎家門祚薄不能得此吉壤衆曰何不再移葬之曰地氣已洩不可用矣衆曰然則此地遂無用乎曰後六七十年子孫富有武官至一品者至嘉慶初元公曾孫體濟公用數官安徽巡撫兼

庸閒齋筆記

卷一

四

提督授一品封爲振威將軍

公左足下有赤痣每自詡爲貴徵黃夫人者公配查夫人之侍婢也嘗爲公濯足手捧足而視其赤痣公笑曰婢子何知我所以官極品者此赤痣之相也夫人亦笑曰公欺我公足祇一痣已貴爲公卿我兩足心均有赤痣何以賤爲婢女公聞之驚使跪而視之信遂納爲適室生二子長文勤公世信官宰相次開濟公世侃官翰林查夫人亦生三子皆登科第應仕世目公門爲五子登科云

文勤公年少登科數歷中外垂六十年八十始得請

予告歷掌文衡門生故吏徧天下相

高宗者十七年福壽近世罕比生平崇節儉講理學每敷奏及民間水旱疾苦必反覆具陳或繼以泣

上輒垂顧聽之必笑曰汝又來爲百姓哭矣事載洪太史亮吉更生集中然秉賦甚薄每日飯不過一甌或吸蓮實少許即可度一日而年踰大耋信算不在飲食之多寡也都中嘗有一醫者善揣骨相公與梁陽史文靖相國屏車騎往訪之醫者揣文靖未半即跪而呼曰中堂伯揣公則曰此乞丐也文靖呵之曰此陳中堂醫者揣之良久又抱其身搖之愕曰真乞丐也烏得欺我公笑曰大約以我無食祿之故耶乾隆第六次南巡公已歿矣時

諭祭歷代名臣自周公以下止三十餘處

特命以公及文簡公列入尤異數也

歷朝官制不同然一朝之中亦復前後互異我

朝凡一甲一名及第者均授職翰林院修撰故有殿撰之稱而

庸閒齋筆記

卷一

五

六世從祖內齊公司寇則曾官翰林院修撰兼左春坊左諭德司寇諱論以三甲進壬由庶吉士授檢討遷此職故吾家雖無狀元而有修撰

報施輪迴之說豈盡無憑哉先大父毅堂公嘗爲子孫言高祖某南公諱鑣官雲南首府時總督某公貪暴無藝稍忤意旨即加以白簡諸官奉令惟謹一日者飭雲南守購赤金二百兩公承命向肆中買金每金兩十六換實金開價投入總督大怒不受自是指癰索垢呵責萬端公擬即挂冠矣會總督爲言官列款糾劾

天子命諸城劉文正相國來按是獄公上謁相國以首府必總督私人拒勿見而使經騎圍督署搜索得通賄簿某若干某若干鐫鏤無漏而於雲南守名下則大書曰某日送赤金二百兩

索價十六換發還等字遂大重公總督拘於請室昔時趨附輩無一人過問者公乃爲之納橐餽供衣履比奉命鎮寧進京又餽白金千資其行總督大感愧捨官於地曰某無眼不識君此行若得生必矢報德罪不赦來世爲子孫以報君比入部則

賜自盡越十餘年公以發親臨里久忘前事矣一日者坐書室假寐忽傳言某總督來方起迎之總督已至前珊瑚冠蟒玉如故狀向公跪曰來報恩欲掖之已直走入內室驚而醒正疑訝聞則報生第四孫矣即先大父也彌月後乳媪抱之出見公即莞然笑公撫其首曰兒他日不思不作官但不可再貪耳即噉然哭先大父自言平生蒞官行法磨極大獨一見貨財則此心惕惕然懼其懲於前世之夙根耶真南公晚居石門見近隣二

庸閒齋筆記

卷一

六

童子奇其貌招之來家俾與先大父共讀即陳學士萬青侍郎萬全也故名大父曰萬森

聖祖朝有以諸生獻賦而得

賜二品服者世以爲榮後來久無此

曠典矣先大父於乾隆五十九年在天津以大臣之子弟迎鑾

蒙

賜御書貂皮朝珠等件次日詣

宮門謝

恩適

上御樓望見指先大父問曰此人何以獨不掛珠軍機大臣以

諸生未曾授職對

上曰朕所賜也趣命之服次日復掛珠赴

宮門謝

恩先大父嘗言未登仕版時金庚朝珠誇爲

異數比歷官牧守反無此榮耀矣其時先叔祖晴巖編修以諸

生獻頌

賜大綬二端越十二年乃入翰林

先大父嘗言少時讀論語每不服孔子及其老也戒之在得二語謂人老則一切皆淡何須戒得比官滁州時年逾六十矣有獄事以萬金餽者已峻拒之去向者每睡就枕即酣臥是夜忽輾轉不寐初亦不解已乃自批其煩罵曰陳某何不長進若此遂熟睡如初且語人曰我乃今始服聖人之言也

先大父居官清謹自持道光元年攝泗州事州地處下游每年夏秋之間城外半成澤國例請賑卹然當賑卹之地民皆轉徙

庸閒齋筆記

卷一

七

無可稽核悉以虛冊報銷故皖省有南潛北匿之謠公獨不肯辦觸怒上官幾致參劾遂解州事人皆以爲愚公但笑應之而已嘗謂余兄弟曰我雖不得此錢以清白吏子孫五字貽爾等不亦厚歟此事通州白小山尙書載入公墓志中前年余代理新陽縣事吏胥有請少報熟田多徵米者余曰祖不喫賑孫願喫荒可乎一笑謝之

不爲良相即爲良醫醫仁術也儒門事親一書且以能醫爲人子事矣然余家則有以醫致累者曾祖恬齋公侍母查太恭人疾日繙閱藥書至抱書臥中夜有省遂工醫官四川及長盛時兩次奉

命馳驛入京暨熱河視袁司空福頤謝疾蓋以二公上奏云臣疾非陳善繼不能生之故都中有陳神仙之名殆補天津縣知

縣

上謂方制府以官爲酬醫之具加賞讓焉曾叔祖宛青公諱漢精繪事亦善醫官禮部時和相國坤召令視疾公咨於座主韓城王文端相國相國曰此奸臣爾去必以藥殺之否則後不必見我公遂謝不往和卿之時已保送御史矣乃出爲鞏昌知府繼又以失紅本事貶官知州

君相能造命然其間有幸有不幸者文簡公際遇

聖祖可謂千載一時至嘉慶年間叔祖晴巖公以戊辰進士官翰林院編修公本浙西舊宿文章名海內仁宗嘗問富陽董文恭相國曰東南世家子弟在朝列有文學者朕欲拔一人用之文恭即以公名對且備舉其行誼會大考翰詹

仁宗閱其卷論文公曰陳傳經寫作俱佳已置一等第一矣文

庸閒齋筆記

卷一

八

恭告公私爲慶幸比榜出公名在三等大惑不解越數日

仁宗又諭文恭曰曩本置陳傳經第一不知何時將其卷夾入三等中惋惜久之文恭又告公以爲此後必且大用而公遽病卒公生平最不佞御臨終乃自言前世是少室僧卒後無子有門生入室爲尼置喪事恍惚見公僧服危坐亦奇矣哉公與文簡公皆似高僧再世而遇不遇則各不相同此其中真有幸有不幸也

太常公隅園在海甯城內

本朝

聖祖

高宗六飛南幸駐蹕於是園

賜名曰安瀾於是海甯陳氏安瀾園名天下今遭粵匪之亂已

成荒煙蔓草矣嘉慶年竹崖伯祖文駿以長蘆鹽運使道光年梅亭叔祖崇禮以四川建昌道

召見

仁宗

宣宗垂詢家世均問及是園

宣宗最重科目而梅亭公以佐貳起家心頗自危泊陳奏及清恪文勤二公

上莞然曰汝固海甯陳家也遂擢都轉旋即秉臬開藩道光時以佐貳蒙

簡用者止公一人固緣公之才亦由祖宗世德庇蔭也

明王洪洲參政圻家訓曰子孫才分有限無如之何然不可不使讀書貪則訓蒙以給衣食但書種不絕可矣若能布衣草履

庸閒齋筆記

卷一

九

足迹不至城市大是佳事關中村落有鄭魏公莊諸孫皆爲農張浮邱過之題詩曰兒童不識字耕鑿魏公莊夫仕宦豈能常哉不仕則農業可安也不可以近於衣食爲市井衙門之事先大父嘗言服官福建二十餘年家居又二十餘年歷數州縣同官之子孫能卓然自立功名逾前人者百中僅十二人能循謹自守不墜家聲者十中僅一二人豈州縣官之子孫皆生而不肖哉飲食衣服貨財先有以汨其志氣即不驕淫縱欲此身已獲成無用之身一旦失勢歸田無一技之能無一事可做坐致貧困一也況居於衙署之中有淫朋以誘之有狡僕以媚之罔套萬端不中不止自非有定識定力者鮮不爲其所惑二也而爲州縣之父兄方且營心於刑名錢穀事上接下之道無暇約束子弟子弟即不肯亦無人肯聲言於父兄之前故有身雖在

宦途而家計已敗壞不可收拾者歷舉數人數事爲之太息痛恨而已余兄弟幼時即聞此論幸稍長即歸家讀書未沾染此等習氣亦未遇此等牢籠先皆以訓蒙爲事嗣名譽略起亦不過就記室之席刻苦甚於寒士故能稍稍自奮然不幸自身復作州縣五六年來時時以先大父之言爲戒第不知己之子弟又何如矣余家自高祖募南公以內閣中書迴避出爲縣令曾祖祖父及余身皆官州縣已五世矣綿延不絕是由先人謹慎刻厲有以維之思之可幸尤可懼也

梁吉粉上書救父古今豔稱之吾宗於

本朝得二人焉一爲六世從祖文和公貳永父定菴公以兄少保公謫塞外與於徙公上書訟冤格於吏議遂瀝血草疏願代父行有縋縈以一女子尚能救父臣荷

庸閒齋筆記 卷一

十

聖朝孝治敢惜微軀之語雖不得請然

世祖憐其孝次年即得釋歸國人稱爲至誠所感

聖祖御極公以孝行蒙

宸眷累擢官至工部尚書一爲質庵叔祖容禮以父英德令泌齋公謫戍伊犁遂棄妻子隨侍以往跬步不離者十餘載嘗密請於將軍松文清公願以身代俾父得生入玉門公憐其誠據情入奏雖亦未奉

俞旨而孝子名布於域外矣父歿徒跣萬里扶柩歸葬廬墓三年後官江蘇通守松文清公入掌鈞軸書聯贈之曰抱勝策中九萬里承權塞外十三年蒸紀實也

余家玉煙堂及渤海藏真等帖十餘種皆九世從祖贈兵部增城公所刻董文敏公其昌未遇時館增城公家者頗久故文敏

公書吾家最多所書法華經小楷帖尤精絕文敏其後嘗以鍾紹京靈飛經真蹟質金八百已而贖還既復以質則不再贖矣帖後附文敏質帖贖帖書二通乾隆乙酉六飛駐蹕安瀾園曾以進呈奉

純廟御批有永爲陳氏傳家之寶等字不知此帖何時落於嘉善謝氏今聞又歸常熟翁氏矣文敏當日見質時抽去十二行一頁不審此頁今亦歸翁氏否吾家所刻渤海藏真中少此一頁也庚辛之亂碑石爲賊取以築城賊平後搜討僅有存者今合諸帖爲一幀更名煙海餘珍云

余家以工書稱者頗多香泉太守及匏庵宗伯最有名太守少時夢登一樓滿貯隄牒有神人謂之曰供子一生揮灑自是書

庸閒齋筆記 卷一

十一

法日進以歲貢生受

聖祖特達知入直

內廷雍正十一年

世宗敕以公書勒石爲夢墨樓帖十卷

高宗愛其書與張氏天瓶汪氏時晴鼎峙焉事紀余翰林秋室集殿語中乾嘉以來四海爭購公書日本國王尤嗜之海舶載往輒得重值致故鄉幾無遺墨余所藏公草書庚子山春賦十二幅一時無對辛未冬張子青制府來上海閱機器余以制府爲今代書家懸之行館用供賞鑑有候補道某公見之謂是惡札何可制制府遽令撤去人皆以公負書名百年忽遭此厄爲笑壬申冬余謁制府談及公書制府亦有珍藏者余述某觀察語制府亦大笑公政事卓絕山西貴州江西皆祀名宦而循聲

乃爲舊名所掩公平時每夢至一處園亭山石極幽雅之致牆外有寺有塔心甚樂之如是者有年比守南安衡齋正如夢境遂卒於官殉廬宗伯爲香泉太守之姪康熙癸未與弟文勤相國同入翰林

聖祖臨朝舉手謂文簡公曰大喜汝家又添二翰林矣公免冠

謝舉朝榮之入直

南書房舊法特荷

溫旨褒嘉

純廟御極命繕寫

御製詩

內府書籍

秘殿珍藏悉俾筦綸清歷春卿數年之間扈從凡二十七次

肅開齋筆記

卷一

十二

寵遇之隆一時無兩居家撰著不下百數十種奉

敕所成者有歷朝題畫詩全唐文宋史補遺謚法考諸書行草

出入二王而得香光神髓即顏歐虞褚及宋四家無不研究若

遇真蹟必撥冗仿寫無間寒暑書名傾動寰宇本酋土司金滿

玉嶺咸欲邀公尺幅以爲家寶南中膺手不下數百輩公聞之

畧不計也然公之文學亦竟爲書法所掩余在上海購得公所

臨憲飛經一冊張子青制府嘆爲精絕爲之題跋擬以入石尙

未果也

乾嘉之際天下書家推北孔南梁梁卽山舟學士壽最高故書

最多自經兵燹亦漸零落矣學士暮年書尤嫺媚此爲壽徵嘗

言

本朝人不以書名而其書必傳者一爲陳文簡公一爲陳句山

太僕語載梁紹壬孝廉秋雨盦筆記中太僕以文章著公以經綸顯皆掩其書名

浙江之大忠莫若海塘歷朝修築糜帑金至千百萬至今日而尤亟矣六世從祖宋齊公生於海甯居於海鹽於海塘情形最爲熟悉嘗爲兩邑之近海隅同被海患同而修法則各不同甯邑海在南而離山既遠塘外沙時坍漲潮自東而西不慮其平滿而慮其方來潮頭雖高而急水必從沙底滾刷沙愈去則水愈近塘而塘難保矣古人修海甯塘設立排椿木樁之法蓋用排椿以護沙用木樁以護排椿皆於塘外着力使沙日積而水漸遠迨潮至平滿齊塘強弩之末不穿魯縞所以甯邑海塘只用條石不須過於長厚惟審其捍禦之道全在塘外也鹽邑海在東而離山甚近塘外沙不坍漲潮自下而高不慮其排決而庸開齋筆記

卷一

十三

慮其衝吸石縫稍疏而內土必隨潮滾出土愈去則石無所附而塘亦危矣古人築海鹽塘設立縱橫疊砌之法蓋石大則負重難撼水曲則勢緩易當要於塘身着力使土日固而塘可久倘石有缺斜墊築千金之堤潰於蟻穴所以鹽邑海塘不用小石必須極其長厚惟審捍禦之道全在塘身也甯邑海塘莫患於潮頭逼塘入手毫無阻攔塘外日深難於措手鹽邑海塘莫患於潮頭頂衝修築務期堅固餘外次衝便易着力至於大風沓潮名爲海嘯又有非人力所能捍禦然古人慮之深矣故甯邑海塘內有六十里塘河鹽邑海塘內有白洋河既以取土培塘可使上塘常加堅厚又以各段分消不使海水灌入田畝此則海塘善後之策也公關心桑梓於海塘一事講究不遺餘力當時治海塘諸公咸稱公之經濟能得古人因地制宜之意奉

爲圭臬故雍乾以來數十年浙西無海患者以此也公諱訂字言揚別號宋齋官溫州府學教授年八十時第三子存齋公世倅以河南按察使兼署布政使入

觀蒙

世宗垂詢公年齒履歷

御書松栢堂匾額并人參貂皮雷綢等物以賜公并諭爲父有德有壽給他老人家歡喜欽此公因自號歡喜老人以志

恩遇云

吾家得道學之傳者爲七世祖簡齋公及六世從祖乾初先生簡齋公從學漳浦黃石齋山陰劉念臺兩先生之門稱高足弟子嘗論學在天地有宗有翼宗之者一人翼之者數十人所謂疏附後允也堯舜去人其間亦邇焉臯伊萊望散亦止略舉以

庸閒齋筆記

卷一

十四

例其餘顏曾既往董韓未與孟子以一身任仲尼之道之重有宗無翼所謂軀死而不得其傳者已於篇末無有兩嘆寓之孟子之憂思深矣有宋絕學既明至考亭而集成門徒甚盛史不勝書迄於元明之際計姚趙賈洛學行於北金吳虞許閩學彰於南以逮明黃吳宋之徒莫不推究精微張皇六藝卒開三百年文明之治可不謂有宗有翼之極盛者歟前明學脈莫盛姚江翼之者爲江右爲淮南爲東越雖復功咎叢生末流離遽然而弊之所生救之所始也剝之寢微復之寢昌吾學蓋未嘗一日絕也余擬齊叢山漳浦兩先生之門原本考亭追溯之濂溪二程以達於孔孟而一時門徒未見有董裳黃幹之儔者何其寥寥歟公爲此言蓋自任也至其深造自得頓折前賢絕不標奇樹幟可以想見論學非其人勿輕談止談詩文即詩文亦

不輕作或問之曰以先生之學而爲詩文必傳無疑也公不之

應吳志伊作十國春秋公曰古人著書以爲法戒十國春秋人物乘時盜竊皆出下中何庸追述其行事乎嘗言侯朝宗王於一二子文之佳者尚不出小說伎倆其評騭古今不肯隨聲附和如此與姚江黃徵君宗幾同出叢山之門徵君曾爲公作傳極推重之公以拔貢入成均終身不仕歿祀鄉賢乾初先生明末舉茂才廩於庠遭喪亂避庭棄之窮居海濱不改其樂早年論學於諸儒中最喜姚江知行合一之說謂可與孟子道性善同功後與祝淵如孝廉游叢山先生門奉慎獨之教躬行實踐重規疊矩既而祝殉難以節顯先生則歸然以德望重一鄉國變後杜門息影足不及中庭者二十年君子謂不異袁閔之士室也其初所作詩文清直大雅寄託深遠書法直逼鍾王撫琴

庸閒齋筆記

卷一

十五

吹簫時奏於山巔水涯篆刻博奕諸好無不工自奉教嚴山後一切陶寫性情之技視爲害道而屏絕之社集講會以爲無益身心亦婉辭不赴所著有大學辨禪障性辭學譜葬論喪俗家約諸書其餘雜著不下數十萬言皆藏於家居母喪手寫孝經百餘冊以志痛戚友爭寶藏之簡齋公諱之問乾初先生諱確吾家以詩書爲世澤自有明中葉承陳姓之後代有間人人各有集見於秀水錢晉石廣文所纂海昌備志所探者不下萬卷焉其尤以淹貫名者爲曾叔祖會理州知州厚村公諱鏞堂伯孝廉方正仲魚公諱鯉厚村公弱冠即擅文名乾隆中楊大司馬薦舉博學宏詞著作等身晚年與金宗伯柱錢方伯嶼沙汪徵君槐塘姚比部羽峰做洛社之會隴眉鳩杖花晨月夕載酒湖山留題殆遍觀者目爲神仙中人仲魚公賦性穎異讀書過

目成誦嘉慶丙辰詔天下督撫學臣舉孝廉方正時學使者儀徵阮文達公以公名應舉并手摹漢隸孝廉二字以顯其居復爲書士鄉堂額以贈旋登戊午賢書六上春官後遂不復作出山計歸築講舍有紫微山麓寢處其中一以著書爲事生平一無所好獨於古人書畫不惜重價購之所心賞者鈐以二章一肖己像上題仲魚圖像四字一綴以十二字曰得此書費辛苦後之人其鑒我其志趣如此所藏書最富惜兵燹之後皆散佚矣

香泉太守以書名天下初不知其能畫也同治癸酉在蘇州妹丈唐蕉庵司馬以公所畫花卉草蟲手卷見示驚嘆精絕乃知才人固無所不能余嘗嘆公政事爲書法所掩余又嘆畫爲字掩也至吾家以畫著者愚亭侍讀以文學與修

庸閒齋筆記

卷一

十六

國史而游博繪事工設色花鳥人爭寶貴至宛青太守則兼以山水擅名官禮部時質親王以文墨奔走天下士嘗因疾延公於邸出素箋曰聞先生山水名家肯爲我作小景以當枚乘七發乎評公畫爲在粗文細沈之間都下卒無其偶其欽重如此公又爲河間紀文達相國作優鉢曇花圖於曲臺至今藝林傳爲佳話云

余家自有明中葉由高氏而承陳姓迄今三百餘年至嘉道之間子姓日益繁衍咸豐後經粵匪之亂溝壑之轉四方之散第宅焚毀老成凋謝宗族稍零替矣迴溯此三百年間傳世已將二十人才輩出在浙江推爲望族道光年間

宣宗成皇帝猶有海甯陳家之論則族望固久著矣然特衍高氏之一派耳計自明正德以來吾家登進士第者三十一人榜

眼及第者二人舉人一百有三人恩拔副歲優貢生七十四人徵召者十一人庠生及貢監生幾及千人宰相三人尙書侍郎巡撫藩臬十三人京官卿寺外官道府以下名登仕版者逾三百人祀名宦者十一人祀鄉賢者八人祀昭忠者五人

國史有傳者十三人其郡縣志之載名臣循吏文苑義行者未易屈指數而寄籍廣東河南山東等省三十年來間多有登科第列仕版者因譜牒未修尙不能考至由陳氏復出嗣他姓者如仁和之張雲璈河南之司馬或科第累世或官至督撫嘉慶年間有甯河總督司馬某皆因乾隆年間修譜時漏列至道光時再修則已無從考証今張氏司馬氏子孫相遇尙稱族誼而輩行則未能考亦爲歉事惟高氏則自有譜自宋武烈王以下世次炳然可序故相值能舉輩數聯伯叔兄弟之誼焉夫吾宗渤海庸閒齋筆記

卷一

十七

陳氏祇臨安高氏一支耳而自明以至本朝子姓繩繩振振若此豈非

天恩祖德所留貽今雖遭亂而少衰然爲子孫者生聚教訓可不亟思自奮以迪前人光也哉

文勤公自幼開論性命之旨輒形嚮往潛心洛閩之書旁及陸王辨其同異得失嘗輯學古錄以備考鑒釐爲六類書高二尺輯建中錄以資政治凡三十二卷他如仁愛叢說教習邪言學辨質疑讀書管見與友朋言學及門問答之語以及詩文雜著凡已刻未刻共二百餘冊兵燹之後家鄉已是無存不知曲阜一支尙有存焉者否余在青浦得公蒙

恩予告紀

恩及留別同朝詩十六首茲附錄之以見威鳳之一羽云乾隆

二十三年二月三十日奉

上諭大學士陳世倌老成端誼學行兼優簡任綸扉勤勞夙著昨以年老懇請致仕朕已允其所請令於春融從容就道並加太子太傅以示褒嘉茲當陞辭倍深眷念既賦詩一章以寵其行着頒賞筵宴於賜第令邵院堂官往餞賜帑金五千兩爲路費馳驛回籍仍按原品在家食俸俾資頤養起程着在京官員餞送歸途所過地方其有司在二十里以內者俱着送迎旋里之後巡撫兩司時加存問俟家居一二年自行酌量精力尙健仍可來京供職用昭優眷老臣至意欽此臣跪讀之下伏地慚惶感泣叩

恩恭紀四首

麗草高懸列宿寒

庸閒齋筆記

卷一

十八

宸章捧出五雲端九天韻入鐘鐺響一字榮同華袞看夙夜毗

主恩寬淋瀝

聖製懸星日渥澤常依墨海濶

特勅美厨出尙方

九重祖帳拜

恩光愧嘗全鼎鹽梅味喜過黃封雨露香玉膳瓊尊來

賜第鵷班仙侶話歸航東都門外分攜處車騎還看溢道旁

綸扉竊祿厠班聯老去長慚疏傳賢歸橐更邀

天府賜段符仍給

大官錢素絲自守青氈舊黃髮仍娛白社年

聖主施恩皆格外匪頒直許到林泉

陸辭感激泣痕垂春水抽帆去路遲乘傳共看飛彩鷁呼嵩還願拜

形埤郊迎不計郵程遠存問先還

天語慈寧得都人傳盛事衡門歸老太平時

乾隆丁丑嘉平月蒙

恩予告歸里回憶

歷勅受知之深兼

先微臣遂初之志消埃未報慚感交并敬賦長律六首

遼年古籍劉蓬瀛侍從

一朝見太平標筆漫誇驚按賁冰銜愧列玉堂清春隨

舉章飛花岸康熙丁亥正月隨從 聖祖仁皇帝南巡秋度榆關月照

鶴自丁亥至辛卯先臣出撫黔楚每秋朔禮成奉命出案代請 聖安 認得

庸閒齋筆記

卷一

十九

巢痕親切地觚稜入夢涕縱橫

秋高深院鎖廉櫺又榜曾觀列國風鑑別每愁魚目混搜羅敢

信馬羣空

聖朝不棄菲葑體臣節惟持清白吏

天語品題誠竊忝愧將凡質比宗工 世宗憲皇帝以世修聲名比之

聖文貞公張文端述撰侍講學士

戰影衙門服乍除忽將節鉞走輶車河山十二雄東土禮樂三

千近

聖居差喜暨經綽舊迹未成府海著新書自知迂拙曾何補創

籍歸來好荷鋤

天心寬大沛新綸宥過何期及小臣乍許鳴騶趨柏府旋邀轉

漚出

楓宸百寮敢誦持綱紀五禮甯堪重縉紳更領冬官邦土職河渠三策讓前人世傳曾上三劄子言河務事

宣麻黃紙

禁中傳政府俄登染

御煙卿月驟還聯兩部自志副至入和僅歷戶工二部遷除之速素所未有實明異數江鄉歸住只三年戊辰冬落職家居辛未春聖駕南巡復蒙

起用

廢廳竊附

明良會獻納難酬雨露邊

聖主當陽全盛日長同擊壤樂堯天

堯天

君恩浩蕩邱山重臣病後尋歲月催拜表幾行含淚入

庸閒齋筆記

卷一

二十



御批一道帶春來獨蒙

溫語憐鳥鳥秋內有修葺先聖之語特蒙恩賜及之更進崇階勸駕

貽臨載

龍光誇父老桑榆晚景何

栽培

戊寅仲春將出都門留別

同朝六首

追陪

紫殿愧齊肩心佩儀型十七年燕國文章推巨手鄴侯風度儼

神仙東華並馬趨鈴閣西苑連茵侍

御筵齒序同朝慚推長合先諸老賦歸田曾別省中諸閣老

層霄斗極

九天臨履跡衣香在

禁林時論共推霖雨望諸公須極歲寒心每懷補職成虛願愛

聽嘉謨矢好音豈戀江湖辭

魏闕羞將白髮玷華簪曾別九列諸鉅公

著作於華重

帝廷難忘風月是頭廳

九重載筆題仙籍幾輩乘槎識使星視草蓬池春爛漫校書黎

閣夜青獎儒生結習心猶在欲藉餘年老一經曾別翰林諸先生

上苑花開聽鳳鳴南司車過避驄行漫持丹筆來先後余以副憲

總憲兩入西臺每伏青蒲憶父兄余家父叔兄弟官執法者五人居憲

者六人已看霜容同鐵冷仍期笑口比河清竹垞按察歸夢

最愛臺垣有直聲曾別省諸先生

庸閒齋筆記

卷一

二十一



鐵網頻張學海瀾賦憑度惕寸心丹由來科目人爭重即語文

章報亦難共點松筠堅晚節獨慚桃李屬春官昇平努力期公

等老眼還將拂拭看曾別歷試諸君子

來往長安六十年余於丁丑歲暮隨先君子入都距今出都恰六十年

不辭青鬢換華顛衣冠會比枌榆社

鞏毅花明珮瓊筵兩浙海濱各有會館每歲正月宴第同人入耳綢繆

鄉語熟登堂几杖典型傳館內有三賢祠春秋兩祀以報先哲春明門

外柴車路梓里情牽倍黯然曾別同里諸親族

庸閒齋筆記卷二

海昌 陳其元 子莊

吳少村中丞昌壽少負奇氣踔厲風發魁碩類武夫與余居相距不里許歲夕過從相與角藝論文間有不合必反覆爭辯時或攘臂大呼驚動鄰里遇契合相賞處又復爲之叫絕當常湖書院課時每與沈西卿筆山昆季及余釀錢數百文至酒肆飲啖杯盤狼籍必罄盡以爲樂如是者有年道光甲辰余銓金華校官少村亦成進士以知縣分發廣東自是不相見矣有人自粵中來者傳其政聲卓然有吳青天之號比揭撫河南時百姓號哭罷市製萬民傘相送至于有餘柄即乞丐亦釀錢製傘好官之名滿天下然余懶於作書二十餘年不甚通音問同治丁卯余以州牧提調松滬滄局適少村奉廣西巡撫之

庸閒齋筆記 卷二

命來上海附輪舟赴粵是日余在寓中僮僕皆他出忽聞厄人於外門若與人斷斷然呼之問故則曰有一類武官者衣服弊陋欲來求見向索手本名帖又復無有但言與官是幾十年前好朋友而不肯道姓名余急令延入其人出曰官喚汝遂引之從側門入則少村也相見大喜少村謂余曰足有風疾請長揖不拜可乎余戲之曰豈有令中丞公叩首之禮少村笑曰呼之入走角門豈有不叩首之禮者遂彼此大笑日本欲即行登舟因知君在此故特走訪帶來三僕方打聽行李不令隨行而忘持拜帖乃致此窘又笑曰即攜拜帖而廣西巡撫手本亦未具也遂縱譚良久余問其在廣東何以得民如此曰無他伎倆惟實心任事不要錢耳別去之際相訂年逾六十即歸里同作洛社之會乃抵粵未半載遽爾騎箕

國家失此寶臣朝野惜之相傳少村歿後其幕友紹興俞君方家居正欲午餐忽檢著起立若爲接物者繼又作拆信之狀戚然曰吳中丞書也中丞以任所公事殷煩仍邀我前往襄理然昔在南方帆船甚便今北路非車馬不可此非我所習奈何其家人曰聞吳中丞歿矣安得來請曰中丞今已爲冥官家人曰何不辭之曰不能也曰盍禱於城隍神請其代辭乎曰渠官甚尊非城隍所能企及然我往須得某廚侍我耳是夕俞君卒次日某廚亦無疾卒嗚呼如少村之爲人倘所謂生爲上柱國死作閻羅王者非耶越五年復有余親家錢慎庵一事慎庵名德承浙之山陰人居心仁恕律身廉謹胸中肫然粹然不設城府以簿尉起家歷官州縣所至有惠政同治二年今相國李鴻毅伯方撫吳中以循良薦舉

庸閒齋筆記 卷二

特旨擢知府數年間署松江常州蘇州江甯鎮江府事賢聲噪一時辛未三月由鎮江得代來蘇臥病邸舍時余自新陽調攝上海以邑太繁劇意不欲往慎庵頗以大義相勸蓋慎庵之季女乃余長子婦也五月余將赴上海任慎庵以病劇歸里六月慎庵卒七月兒子至紹弔喪還縵述其臨歿情形余爲之驚歎不已初慎庵以疾甚歸歸後疾日以平第精神疲乏未能出戶耳六月初旬晨起謂眷屬曰帝命我作總管神有差官四人來迎赴任可速具筵款之家人問之疑信者半乃設羹飯祀之大門外大門距內室遠慎庵室中忽怒曰四人皆官遠來接我奈何待以野鬼之禮促向中堂設席以享乃可眾懼從之祭訖屈指計曰二十日太促二十二日辰時可矣越一日又言山會二縣城隍神爲之踐行待以上官之禮辭之不得云云自是十餘

日舉動如常亦無病狀至二十二日向辰呼諸子令催合家眷口齊至榻前訣別諸子惶遽以爲疾作將呼醫則槌牀怒曰我且死豈醫者所能活乎比家人齊集舉目周視一過泊然而逝與半月前所尅之期絲毫不爽於是蘇人口錢公作我郡城隍矣常人亦曰錢公作我郡城隍矣今松江常州二府思其舊德皆呈請祠名宦焉先大夫嘗言閩中同官言可樞司馬朝鑣臨歿自書一聯云始笑生前徒自苦耳既知去處亦復陶然以爲去來自如嗚呼若慎庵之自定死日可不謂之去來自如耶太倉顧伊人撰吳梅村先生行狀云康熙辛亥正月旦先生夢至一公府主者王侯冠服降階迎揖出片紙非世間文字不可識謂先生曰此位屬公矣十二月朔復夢數人來迎先生書期日示之故豫知時日竟不爽王文簡公池北偶談亦載其事并

庸閒齋筆記

卷二

三

記有新僧本月者能前知先生疾革擎舟往詢僧曰元旦夢告之矣何必問老僧吳人相傳先生作閩羅王云余六世從祖諱容永字直方先生之壻也暇治甲午舉人考選知縣卒年僅二十有九幼時爲冥官每夜赴陰府治事嘗思罪何以杖重於答斬重於絞思皆以身試之忽奉上帝命曰陳某心存愛人特予晉秩於是金冠象簡自稱小聖與岳瀆大神無異與閩汀黎魏曾甲午同年嘗謂魏曾曰余知四世事初爲蜀通判子苦嫡母嚴商於外母死乃得歸再世爲王孫三世爲京師竹林寺僧一日放參有婦女羣過偶一目的遂墮落至此八歲時從家大人入寺一見恍然齋房徑路皆爲記識今爲宰相子後世愈下矣事載徐季方見聞錄梅村集中寄懷陳直方有百口風波大三生夢寐真膏梁虛早歲辛苦得前身之句蓋指其事也又伯祖

惺齋公諱觀國乾隆乙未進士歷知江蘇金山蕭縣婁縣甘泉高郵州升海門同知海門之設學額自公詳請奏定所蒞之處均循聲卓著在門門得疾自言富作甘泉縣城隍卒之夕衙署前百姓均見甘泉縣城隍燈籠大小數百充塞街巷而公奄逝矣因記少村慎庵爲神事故並書之

鐵嶺楊杲樓先生書續先大夫嘉慶癸亥同年也先大夫官福建先生官浙江之青村場鹽大使不通閩閩者四十年道光癸卯先大夫里居書肆中遇先生鬚髮皓然各不相識互詢姓名乃相持大喜時先生雲南恩安縣知縣以年老乞休欲於郡城覓屋暫住先大夫遂留館之先生忠厚慈祥待人和藹年雖七旬而意興如少年余兄弟侍之每劇譚諧語至丙夜不肯休工書善畫以意創爲著畫其法濡紙令稍濕墨於著任意揮

庸閒齋筆記

卷二

四

灑雲煙滅沒有大小米之概人爭寶之未幾先生之第三子簡侯官贊能格來主浙江鄉試事竣後遂迎歸京師侍養次年宮贊遷甘肅鞏昌道余亦選命華縣訓導乃上書先生爲排言謂世弟年三十爲巡道某年三十一而爲訓導豈非寸有所長耶先生得之大笑復書數百言皆諧謔語先大夫見之亦爲絕倒先生嘗謂余言官大書時衙署濱海魚鮮之屬不絕於庖一日忽聞門外人聲嘈嘈然使往問之乃漁戶網得一大魚四足有尾獨無角耳重數百觔衆議市無可賣欲殺之熬油先生命扛之入署聚眷屬視之時夫人方有娠見魚乃謂之曰汝雖非龍然亦當是神物何不自慎而困於豫且今則性命亦保奈何未幾此魚兩目汪然出涕淚漬地斗許先生心大不忍亟出十金畀漁者而縱此魚於海魚入海乍沉乍浮至中流震雷一聲風